

当代实力派画家艺术研究

第 3 辑

张 扬鞍马人物

DANGDAI SHILIPAI HUAJIA YISHU YANJIU

ZHANG YANG ANMA RENWU

主编 贾德江

张 扬
画



编辑人语

近读张扬的画马作品，给我印象极深。其笔下之马，热情奔放，意气风发，神采飞扬，或健步疾驰，或迎风嘶鸣，或于漫天风雪间昂首扬蹄，或于莽莽草原上纵横驰骋，他画出了马的倔强剽悍的风骨，画出了马背民族的阳刚与壮美，画出了自己的风格，画出了自己的神采。他的幅幅作品，仿佛是阵阵嘹亮的号角，雄强而豪迈，使人为之激越，为之振奋；每每读后，都会有一种“吾心奔腾”的感觉。

画马专科，肇始六朝，盛于唐代，其时画马皆以形似为尚，名家辈出，各尽其妙，而以曹霸、韩干画名最著，二者“画肉”、“画骨”之别，历来论者莫衷一是，歧义纷见。张扬画马，取曹、韩两者之长，既以线为骨，笔力道劲，又以墨为肉，痛快淋漓。其线条飞动不拘，酣畅深沉，有粗犷生涩之姿而无轻浮流滑之弊；其用墨灵动润泽，浑厚华滋，墨中见笔，墨中透线，笔墨交融成趣而又各自分明，显示出独特的笔情与墨韵。显然，张扬选择了写实表现主义的绘画手段，以水墨写意之法充分发挥了他的人物画专长，将马背民族的人物风情跃然纸上，粗笔大墨的奔马与豪放强悍的牧民相互依傍，使张扬的马更具人性色彩。他把马画成人类的伙伴，画成人类的朋友，让马与人相亲相爱，一样的奔波劳顿，一样的共同征战。他画出了一个民族的英雄本色，画出了一个民族一往无前的气概和奋斗不息的精神。

“问渠哪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”。由爱马到画马，张扬坚持不懈地到生活中汲取源头活水，从坝上草原到新疆牧区，凡是有马的地方都留下了他与马相依相惜的踪影，所画的速写不计其数。他能在马厩中看马，骑在马身上亲马，同马一起嬉戏玩耍。他对马像对自己一样熟悉，他就是马，马就是他，这便是他得天独厚的画马之道，也是他要穷尽毕生精力所走的艺术之路。



文 / 贾德江

- 张扬
- 1961年出生。
- 中国徐悲鸿画院张扬鞍马艺术工作室主任。
- 中国马业协会首席画马专家。

当代中国画家 张 扬 艺术档案

封面 / 叼羊比赛 (局部) 2005年 纸本

封底 / 高山英雄 2005年 纸本 180cm x 96cm

张扬画马

康晓光



雪域叼羊图(附局部) 2006年



西域雄风(附局部) 2006年



金色晚霞(附局部) 2005年

三十年前，我与张扬相识。那时，我们都是十来岁的少年，不学无术，但是非常快乐，而且还做着共同的梦——成为大画家。那种“阳光灿烂的日子”在1977年结束了。恢复高考之后，大家纷纷丢掉画笔，加入了考大学的行列。此后，张扬专攻经济学，毕业后进入银行和保险业，一干就是十五年。但是，张扬从未彻底丢下画笔。2000年以后，更是尽弃俗务，从此把自己付诸丹青。二十多年后，京城再聚首，张扬已经梦想成真了，而我与我儿时的梦想已经渐行渐远。

这一切，虽是意料之外，却也是情理之中。毕竟，张扬是为画马而生的。

张扬画马，始则形真，继而传神，而今已是画马非马，画以载道。张扬画马，无师自通，既无师传，也不是科班出身，全靠自己求索。这种无师自通的灵感和悟性，来自才气，来自与马性相通，也来自对马的痴迷。少年时代，印象最深的是他的速写，随意挥洒，一群马已经跃然纸上，形象逼真，栩栩如生，才气逼人。张扬生性豪放、率真，他画的马也是充满了龙性和霸气。看他画的汗血宝马，“虽千万人我往矣”的大丈夫气概扑面而来，真是马如其人。张扬对马情有独钟，牧区，一住就是几十天；观马，一看就是几小时，废寝忘食，乐此不疲。每当谈起马来，必是神采飞扬，手舞足蹈。孔子曰：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”诚哉斯言！

张扬也是“用心、用脑、用苦功作画的人”。他长年钻研有关马的各种文献，反复揣摩前辈画马大家的精品，深入内蒙和新疆牧区实地写生。所以，张扬对马的形态、脾性、种系等等了如指掌，对马生活的大漠草原的生态极为熟悉，对马与中国和人类历史的关系具有独到的理解。唯其如此，他才能达到“以神遇而不以目视，观知止而神欲行”的画马境界。

也许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，张扬在马的身上寄托了一种超越的情怀。他说，在马的身上集中了中华民族的所有美德。因此张扬的马，或自在从容，或雄视天外，或沉静和睦，或如狂飙烈焰横扫天地。从张扬的马中，我看到了一个饱受屈辱的民族的苦闷和彷徨，看到了它的不屈不挠和奋发有为，也看到了它重新崛起的盛世豪情。我感觉，张扬已经把一己得失和社会担当都寄托于画中之马了。在他那里，马道、人道、天道已经浑然一体。

其实，画马就是画自己，你是什么样的人就能画出什么样的马；画马就是画时代，你身处什么样的时代就能画出什么样的马。张扬的确是画马而生的，我想他也将画马中得到永生。

任何事情要做到前无古人的境界，其中的奥秘就是一个“诚”字。《中庸》有言：“唯天下之至诚，能尽其性；能尽其性，则能尽人之性；能尽人之性，则能尽物之性；能尽物之性，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；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则可以与天地参矣。”如此境界，也许我辈只能高山仰止，虽不能至，仍将心向往之。

“田园将芜胡不归”，我常常期望有一天能重拾画笔，圆了儿时的梦想。但我不知道此生能否有这种幸运，好在老朋友张扬已经乐在梦中了。最美的梦是做不完的梦，正如最壮丽的旅程是没有终点的旅程。

2007年1月1日

01

张扬鞍马人物

高原雄鹰
怕来雨高原
四羊图系列
组画





03

张扬鞍马人物

(附局部)

2005 纸本 我自巍峨
180cm x 96cm



高原雄鷹
石友東
2006年
冬
於
滬
院



高原猛士 2006 纸本
180cm x 96cm



05

张扬鞍马人物



草原民兵 2006 纸本
193cm x 504cm



草原牧民
西序序序宋雅原时物
合作并也也于建海画院





高原叼羊比赛 2006 纸本
180cm × 96cm



高山牧人 2007 纸本
138cm × 69cm



牛仔 2006 纸本
180cm × 96cm



(附局部)

高原猛士 2006 纸本
180cm × 96cm



百小初
张海彦





高原雄鹰 2006 纸本
180cm x 96cm

高山指手 张扬 2006



2006 纸本 猎手
180cm × 96cm



金色晚霞 2005 纸本
145cm × 368cm

